

東海館藏會議紀錄整理的價  
值與數位化的思考

謝鸞興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

新一五一期

抽印本

*Tunghai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No.151*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四月十五日

## 東海館藏會議紀錄整理的價值與數位化的思考

流通組 謝鶯興

### 一、前言

會議紀錄是如實的記載各次開會討論的過程內容與決議，是會議情況和內容的原始化紀錄，完整的紀錄各次會議的時間、地點、出席(列席)人員、主持人、議程(報告事項及通過事項)等基本資料。除了可以作為單位備忘用的歷史資料，更可以提供後人施政、改革或編寫歷史時的素材或參考依據。因此學校各級的會議紀錄，可以呈現學校組織編制的變化，人事的更迭，校舍工程建設的規劃、經費籌措(甚至是學校有無面臨過財務危機)、建築經過及落成時間，學校各項政策或計劃的擬定、執行及成果、系所單位的設立、更名等等。

東海對於校史文獻保存的重視，從 1955 年 11 月 24 日，校長室即發文函告各單位「保存完整史料」。1986 年 9 月 15 日，圖書館胡家源副館長在「校史館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報告：「行政會議記錄圖書館有保存。最早的英文版及最近的都保存了。吳校長時代的校刊，及校長報告書，謝校長時代的簡訊、梅校長時代的雙週刊(校刊)及董事會十週年報告等，圖書館都有保存。」從上述的記載，可以明白圖書館現所典藏的各項會議紀錄，得以較完整性的保存下來，是有其背景的。這些會議紀錄的蒐集與保存較為完整的，有：英文行政會議紀錄、中文行政會議紀錄、董事會會議紀錄，校務會議紀錄，系所主管聯席會議紀錄等等 2006 年以前的紙本資料。

### 二、整理的緣由與面臨的問題

本館對於校史文獻的利用，從「東海名人錄系列」的編輯就已肇其端。但只是從文獻中蒐集某個主題(人物)的資料著手而已(如首任校長曾約農專輯、胡家源先生--校史文獻的保存者、圖書館的新生與蛻變--東海老照片等)，尚未真正進行館藏各類校友文獻的清查、鍵檔或分類等等的整理。

2013 年 11 月，陳格理館長指示流通組，希望能針對館藏的「校史文獻」進行思考與規劃，提出整理的優先順序並擬訂執行計劃(考慮資料的數位化)，以便 60 週年校慶活動裡，能提供各單位的利用(如校史的編纂或校慶的展示)。

2014 年 2 月 17 日，第二學期開學，獲得流通組賀新持組長的贊同、協助，我們就開始對於館內現存的「行政會議紀錄」進行掃描的作業<sup>1</sup>。首先從 1957

---

<sup>1</sup> 文件的掃描，是由夜間部法律系四年級許桂鄉負責，本篇所敘述的掃描和轉檔方面的問題，都是她在工作進行中遇到的實際狀況。

年的英文版行政會議紀錄、1972年中文版行政會紀錄等二種，逐年逐月逐次的分別掃描成JPG影像檔，儲存到各年度的文件夾中，以備上傳到「虛擬校史館」的「文獻區」後，可以提供讀者瀏覽。

然而在進行這些「行政會議紀錄」的掃描時，隨即面臨了三個問題，一是這批資料是已經以精裝的方式裝訂成冊，僅能依賴人工逐頁翻檢後掃描，靠近書背的內端，因精裝書的厚度，無法避免產生字體變形和一邊漆黑的現象。二是這些早期的紙質文件，在歷經四、五十年歲月的存放，它們紙張質地，部份逐漸泛黃變色，甚至是脆化斷裂，已經處於不堪使用的狀態；加上早期是使用打字機打字，不論是所用的油墨，或蠟紙，經由刷印(或複印、油印)等等方式，對於掃描成爲影像檔的效果，大都顯得模糊不甚清晰。三是「會議紀錄」的數量頗夥(從1957至2006年)，在需逐頁翻掀的作業模式下，相當地耗費人力、時間，若無經費的挹注，是很難在短期間完成。

關於前二項的問題，從管理者與使用者兩種立場上思考，管理者在保存文獻的心態中，爲了避免紙質文件因多次的提存翻掀，在使用不當的狀況下，使紙質文件產生更大的損傷，甚至是毀損，所以是需要思考如何的維護。而使用者則因資料蒐集的需求，瀏覽、翻閱這些文件是必要的，在書是給人讀的，文件是提供人們使用的，如果僅僅是爲了保存的理由而鎖在庫房中，不允許他人翻覽，那麼這些資料將是死的，也就沒有所謂的「文獻價值」或「文獻典藏的意義」。因此，「行政會議紀錄」的掃描(或翻拍)的影像複製，是時代的趨勢，更是必然的手段。

第三項相對地就比較容易，如果能透過「整理計劃」的提出，獲得學校同意提供經費的補助，人力的調整，甚至是設備的更新等，當能及早完成這項「數位化」的前置工作。

### 三、整理行政會議紀錄的價值

初步進行「行政會議紀錄」掃描後的整理過程中，發現了可以從這些紀錄中得到一些學校組織制度的變化或各項發展的相關線索。

(一)可以瞭解「行政委員會」成員(位階)的變化

本校現有的「行政會議紀錄」，最早是1957年9月11日至1962年12月17日間的「英文版紀錄」。顯示東海比較上軌道的召開「行政會議」，是從1957年9月11日開始。當時的成員有：「Wu Teh-yao、Fenton Babcock、Chang Ching-yu、Chen Chien-shan、G. L. Landolt、Elsie M. Priest、Song Bao-hwen、Tang Shou-chiem、Yang Shou-chien」等九位，核對《東海大學校刊(以下簡稱

「校刊」)》第 1 期「四十六學年度各委員會人選業經正式聘定」的記載：「本校第一批重要委員會委員人選業經聘定，今後有關事宜，可逕向下列各委員會詢問或接洽」，其中的「行政委員會委員」羅列：「吳德耀代校長召集人」、「蘭德樂先生」、「畢律斯先生」、「唐守謙先生」、「張鏡予先生」、「楊紹震先生」、「陳兼善先生」、「沈寶環先生」、「白克文先生」等九位。

參考「校刊」第 3 期(1957 年 11 月 1 日)第 2 版「東海大學四十六學年度上期教職員名錄(一)職員名錄」載，當時吳德耀先生為代理校長<sup>2</sup>。畢律斯先生任會計長兼總務長、唐守謙先生任教務長、張鏡予先生任訓導長、沈寶環先生任圖書館長、白克文先生任勞作室主任<sup>3</sup>，第 4 期(1957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東海大學四十六學年度上期教員名錄」載，蘭德樂先生任理學院院長、楊紹震先生任歷史系主任、陳兼善先生任生物系主任。

「校刊」第 15 期(1958 年 9 月 22 日)第 3 版「四十七學年度各委員會名單」載，「行政委員會委員」列出：「吳德耀先生兼召集人」、「蘭德樂先生」、「張佛泉先生」、「畢律斯先生」、「唐守謙先生」、「張鏡予先生」、「亨德先生」、「沈寶環先生」等八位。與「四十六學年名單(九位)」相較，少了白克文、楊紹震及陳兼善等三位先生，增加張佛泉與亨德兩位先生。而同期第 5 版「四十七學年度擔任行政職務人員名錄」記載，張佛泉先生此時代理文學院院長、亨德先生任勞作室顧問。

「校刊」第 30 期(1959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四十八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單」載，「行政委員會委員」有：「吳德耀校長兼召集人」、「顧敦錫先生」、「蘭德樂先生」、「畢律斯先生」、「唐守謙先生」、「張鏡予先生」、「亨德先生」、「沈寶環先生」等八人，少了張佛泉先生，增列顧敦錫先生。同期第 3 版「新學期新陣容，本年度人事已調整」報導：「張佛泉教授辭文學院院長兼職半休研究，新任院長顧敦錫教授已於上月接事。」知顧敦錫先生的加入，是因其接任文學院院長，替代張佛泉先生而為行政委員會委員。

「校刊」第 45 期(1960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四十九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單」載，「行政委員會委員」有：「吳德耀先生兼召集人」、「唐守謙先生」、「張鏡予先生」、「顧敦錫先生」、「司永先生」、「亨德先生」、「沈寶環先生」、「樂安倫先生」、「畢律斯先生」等九人，從同期第 6 版「四十九學年度教員

<sup>2</sup> 據《東海大學校刊》第四期(1957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東海大學四十六學年度上期教員名錄」載，當時文學院院長為吳德耀先生。

<sup>3</sup> 按，同期亦刊載白克文先生另一職務為「體育指導」。

名錄及任課一覽表(二)」可以知道，所增加的司永先生此時擔任理學院院長。第4版「四十九學年度擔任行政職務人員名錄」記載，所增列的樂安倫先生此時擔任會計長兼總務長，畢律斯先生轉任校長室顧問。

「校刊」第60期(1961年10月16日)第2版「五十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單」載，「行政委員會委員」有：「吳德耀先生兼召集人」、「唐守謙先生」、「張鏡予先生」、「顧敦鏐先生」、「溫步頤先生」、「陳兼善先生」、「沈寶環先生」、「樂安倫先生」等八人，參考同期第4版「五十學年度擔任行政職務人員名錄」，知道所增加的陳兼善先生此時是接任勞作室指導長。從第61期第4版「五十學年度理學院教員及任課一覽表」，所增列的溫步頤先生此時是接任理學院院長。

本館現存最早的中文行政會議紀錄，是從1972年7月10日開始，當天的「出席委員」有：謝明山校長、唐守謙教務長、張鏡予訓導長、馮之數總務長、杜蘅之院長、陳賢芳院長、高禩瑾院長、歐保羅博士、周其深總教官等人，亦即由校長、三長、三學院院長及軍訓教官組成<sup>4</sup>，但未列圖書館館長及勞作室指導長，卻多出總教官及歐保羅博士二人，歐先生當時任生物系主任(8月以後則未見列入)。1972年12月11日的會議名單，圖書館萬樂圖館長為「列席」；1973年6月5日，萬樂圖館長則出現在「出席委員」名單；1973年9月17日的「六十二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單」的「行政委員會」已明列萬樂圖館長的名字。

上列的46學年度至50學年度的「行政委員會委員」名單及「行政會議紀錄」的「出席委員」名單中，可以知道，當時的「行政委員」，主要是校長，教務、訓導、總務三長，文、理學院二院長<sup>5</sup>，圖書館長、勞作室指導長(或顧問)等幾位一級主管組成，但46學年度何以又見歷史、生物等二系的主任，而其餘七系主任未被列入<sup>6</sup>？61學年度又未見勞作室主管，而圖書館館長僅為「列席」，卻多了軍訓總教官與生物系主任歐保羅先生？62學年度的「行政委員會委員名單」又列入圖書館館長？

<sup>4</sup> 按，由1972年10月9日「行政會議紀錄」所列「六十一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單」中的「行政會議」可以證明。

<sup>5</sup> 據「校刊」第45期第6版「四十九學年度教員名錄及任課一覽表(二)」載，此時已有工學院，但尚未設工學院院長。

<sup>6</sup> 按，此時有文學院、理學院等兩學院，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經濟系、政治系、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化工系等九系。

這裡的「行政委員會」委員名單的變化，顯示組織成員的改變，或與學校組織的調整，使各單位主管的位階升降，導致「行政委員」的變動。可以試由教育部的「大學法」來瞭解其間的變異。

檢索 1947 年 12 月 22 日制定的〈大學法〉，第二十一條記載：「大學設行政會議，以校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組織之，校長為主席，協助校長處理有關校務執行事項。」明訂「行政會議」成員由校長、三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亦即由校長與各一級主管一起組成。與本校早期的「行政會議」成員類似，惟本校增列同為一級主管的圖書館館長及勞作室指導長。是否表示當時台灣地區的大學校院仍是少數，本校又是由美國聯董會支助興建，因而以較為先進的觀點，配合「大學法」的規定，增列圖書館館長及勞作室指導長。

值得思索的是，1972 年 8 月 11 日〈大學法〉修訂之第二十四條：「大學設行政會議，以校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各研究所所長組織之，校長為主席；協助校長處理有關校務執行事項。」仍無表列圖書館館長及勞作室指導長，已增列「各研究所所長」。但，本校中文研究所及歷史研究均成立於 1970 年，但 1972 年 12 月 11 日的「紀錄名單」，卻未見「各研究所所長」，圖書館館長僅是「列席」，若依〈大學法〉修訂後，「行政委員會」無圖書館館長、勞作室主任是可以理解的，為何「研究所所長」也未被列入呢？

按，1972 年 11 月 27 日「行政會議紀錄」的「報告事項」第二項記載：「章則委員會前承行政會議之請，於上週就教育部新頒之〈大學法〉與本校現行行政章則是否有抵觸，曾開會討論。會中高院長代表章則委員會報告該會開會情形，並提供若干擬請修正之意見。」顯示當時已注意到需配合〈大學法〉修訂後，校內部份「行政規章」是否符合的問題，應該也包括「行政委員會」的組織成員，可惜的是，「會議紀錄」未記載這些討論內容。

1982 年 7 月 20 日〈大學法〉修訂之第二十四條：「大學設行政會議，以校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軍訓總教官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sup>7</sup>所增列的「圖書館館長、軍訓總教官及其他單位主管」，與本校的 1972 年至 1973 年所列的「軍訓總教官」、「圖書館館長」已經相同；實際上，1975 年 8 月 4 日，成員

---

<sup>7</sup> 引用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中「大學法」的「立法歷程」的「修正沿革」資料。梅可望校長主政時期，先後兩次(1985 年 10 月、1990 年 6 月)指示完成《東海大學法令章則彙編》，都收錄 1982 年 7 月 30 日修正公布「大學法」各條的條文。

增列夜間部副主任(主任為校長)；1976年5月24日開始，成員已增列主任秘書；似乎也呈現1982年修訂時所列的成員。1978年8月14日「行政會議紀錄」的「出席委員」則增列各二級主管名單(屬「其他單位主管」)。再再顯現本校相當重視學校的各項建設與發展，因此在「行政委員會」委員的組成上，是比較符合時代需求，超越〈大學法〉的修訂速度。

然而在2000年12月《東海大學法令章則彙編》中，收錄1994年1月5日修訂公布「大學法」第十五條：「大學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雖增列「副校長」，卻以「其他單位主管」替代了「圖書館館長、軍訓總教官及其他單位主管」等字，雖與「教官退出校園」的時代氛圍有關。現行的「東海大學組織規程」(2013年10月21日教育部核定)<sup>8</sup>的第三十三條：「本大學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圖書館館長」仍然是「行政委員會」委員，但名稱還是被刪除，即使完全依照〈大學法〉規定，但是否表示這個委員(「圖書館館長」)隨時會被取代？是否也表示教育部修訂時對於「圖書館館長」的定位已經改變了呢？這種成員(或位階)的變化，頗值得深思。

(二)可以作為「校史」記載的補充或佐證

學校的各級會議紀錄，保留了許多史料，可以呈現學校內部的各種變化，例如校舍工程建設的規劃、經費籌措、建築經過及落成時間等。

我們都知道，隨著時空的流轉，在物換星移中，校內各個建築物體，難免會因其適用性與否而有所變遷。以現有的「人文大樓」為例，它的原址本是「視聽大樓」。但該大樓的原貌，現今僅能從照片(校史、畢業紀念冊或東海簡介影片)中回憶。「視聽大樓」的相關資料，可從《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年至六十九年)》<sup>9</sup>、《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1955~2005)》<sup>10</sup>、〈東海潮間帶--V

<sup>8</sup> 標示：「八十六年(1997)一月三十日教育部台(86)高(三)字第八六〇〇六〇六七號函核定」，「102年(2013)5月21日第19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2年(2013)8月14日台教高(一)字第1020124188號函核定」、「102年(2013)9月26日第32屆第17次董事會議通過」、「102年(2013)10月21日教育部台教高(一)字第1020157640號函核定」。

<sup>9</sup> 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編，東海大學出版社，1982年2月。按，本書是東海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校史，簡稱「二十五年校史」。

<sup>10</sup> 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編，東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習稱「五十年校史」。

大樓週邊景觀》<sup>11</sup>等書中取得。

《五十年校史》對「視聽大樓」記載：「1970 年代，東海面臨轉型與擴大，必須積極擴增教學研究空間，同時必須兼顧符合時代脈動的多元教學，視聽大樓正為上述考量的建築。1972 年 11 月 2 日，查良鑑董事長主持視聽大樓開標」。在「大事年表」的「1972 年」記載：「11.2 查良鑑董事長主持視聽大樓開標，耗資新台幣 300 萬元」；「1973 年」的「10.6」條記載：「聯董會秘書長勞比博士來訪，並主持視聽大樓剪綵」<sup>12</sup>。藉由上述，可以瞭解「視聽大樓」的興建，是查董事長主持開標作業，聯董會勞比秘書長剪綵。

《二十五年校史》<sup>13</sup>記載：「六十二年二月十二日謝校長再發表『東海大學五年計畫』專文，詳述計畫內容」，在「建築計畫」中說：「視聽大樓--刻在興建中，本年四月底前可望完成。建築費用計三三〇〇〇〇〇元。」

現有最早的中文「行政會議紀錄」，1972 年 7 月 10 日「紀錄」的「報告事項」，記載：「擬興建之教室大樓，經建築系漢主任初步估計，佔地三百五十坪，造價二百五十餘萬元，連同室內裝置五十餘萬元，合共台幣三百餘萬元左右。」在「通過事項」記載：「教室大樓之建築位置，經議決先由建築委員會通盤計劃後，提請行政會議通過之。」此時僅知要興建的是「教室大樓」，而在 7 月 10 日會議中已提出所需地坪、費用及規畫者。

1972 年 7 月 24 日「紀錄」的「討論及通過事項」，記載：「會中通過建築委員會所提之教室大樓草圖及建築地點。」1972 年 8 月 14 日「紀錄」的「報告事項」，記載「報告教室大樓施工之預計進度，該大樓可望於明年三月間落成。」1972 年 10 月 9 日「紀錄」的「報告事項」，記載：「建築委員會日前開會決議：A.視聽教學大樓之興建決採由董事會，學校建築委員會，各委員分別通知可靠營造商定期舉行投標，開標日期及地址待請示董事會決定。」從原先的「教室大樓」，已經出現被命名為「視聽教學大樓」，需由董事會來決定「開標日期及地址」的事宜。

1972 年 10 月 30 日「紀錄」的「討論通過事項」，記載：「會中通過請高院長協助董事長主持教學視廳大樓開標工作。」1972 年 11 月 6 日「紀錄」的

---

<sup>11</sup> 鄭堯文撰，頁 139~172，《東海采風》第 5 輯，校園解說員社，2000 年 4 月。按，視聽大樓編號代碼為「V」，故稱「V 大樓」。

<sup>12</sup> 見「教學區」頁 403 及「大事年表」頁 278~280，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編，東海大學出版社，2006 年 7 月。

<sup>13</sup> 見頁 321~324，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編，東海大學出版社，1982 年 2 月。



「報告事項」，記載：「教學視聽大樓在查董事長主持，郭頂順董事，高院長，馮總務長及建築委員會各委員等之協助下，已於本月二日邀約參與投標之八家營造商前來開標竣事，結果由利華營造廠以 330 萬元得標，一俟訂約後，即擇期破土動工，至遲可望於明年五月底前落成。」補充了查董事長主持開標的作業，是由其他的眾位師長協助處理的訊息。

1973 年 9 月 24 日「紀錄」的「討論通過事項」，記載：「聯董會勞比博士與班特博士定於十月五日來校訪問，會中決議屆時將邀請勞比博士為教學視聽大樓落成剪綵。」知道「勞比博的剪綵」活動，是在 9 月的「會議」中定案，而剪綵的時間則是 10 月 5 日勞比博士蒞校後。可惜現有的「行政會議紀錄」，10 月份僅有「1 日」、「8 日」及「23 日」等三次「紀錄」，而 11 月份也僅有「19 日」及「25 日」等兩次「紀錄」，這幾次「紀錄」未再有關「教學視聽大樓剪綵」的記載。從《東海簡訊》第 199 期(1973 年 10 月 2 日)記載：「視聽大樓已落成，定十月六日上午十時由聯董會勞比秘書長剪綵，歡迎同仁及同學屆時觀禮。」這消息的刊載，是屬於未發生的「預告」。而「校刊」第 144 期(1973 年 10 月 11 日)第 6 版「勞比秘書長來校訪問，主持新建視聽館剪綵」的記載，可以知道剪綵時間是在 10 月「六日上午十時正，勞比博士主持新建視聽大樓剪綵」<sup>14</sup>，時間的明確記錄，雖仍有「美中不足」之事，但至少已經可以補充「校史」記載(10 月 6 日)的簡略了。

#### 四、行政會議紀錄數位化的思考

前面已簡單說明館藏「行政會議紀錄」在掃描成影像檔所面臨的問題。至於「數位化」的進行，是否只要將文件掃描成 JPG 影像檔上傳到網路，或者是轉化成 PDF 後上傳到網頁或資料庫，這就是所謂的「數位化」，或許這是一般對於「電腦萬能」，只要坐在電腦前面，「一指神功」的輸入幾個按鍵，即可以找到所有資料的迷失。眾所皆知，目前一些提供「全文檢索」的資料，它的背後是經由多少專業技術人員的努力，才能提供這種「全文檢索」的功能！況且電腦的「檢索」作業，目前仍是依據輸入者鍵入的字串來判斷，需

---

<sup>14</sup> 按，「校刊」第 144 期(1973 年 10 月 11 日)第 6 版「勞比秘書長來校訪問，主持新建視聽館剪綵」，記載：「聯合董事會秘書長勞比博士偕同發展部主任班德先生於本月五日中午自台北抵達校園，謝校長伉儷於午間十二時半設宴為勞比博士洗塵，下午並舉行行政會議，勞比博士及班德先生均應邀列席。六日上午十時正，勞比博士主持新建視聽大樓剪綵，按新建視聽大樓為一新型建築，係由本校建築系漢寶德主任所精心設計。」

「精準」的，只要一絲的不符合，就找不到資料；選擇「模糊」的，只要其中某個字或幾個字符合，就會全部出現。這種「過與不及」的現象，對於真正有需求者而言，是相當困擾的。

因此對於所謂「數位化」的思考，首先是利用目前館內已有的「虛擬校史館」<sup>15</sup>，事先將擬上傳的「校史文獻」區分為諸多類型(例如有校史、老照片、文獻區、東海特藏等)，再將陸續整理好的資料逐件上傳，而這些已上傳的資料，是能夠在資料庫中提供檢索(最好是「全文檢索」)，才能方便讀者們使用。

只是受限於電腦(編寫資料庫)的專業技能與儀器設備(伺服器、影像檔案轉換為文字的軟體)，雖然電算中心「線上數位服務」的「Softbank 雲端軟體銀行」有「Adobe Acrobat 9 Pro」可以進行轉換為文字的功能，可能是使用者太多，經常是無法連線使用；或者是影像資料不佳(文本的不良或掃描出來的效果模糊)，經常需要再進行核對校稿。

因此，筆者剛開始的作法，思考到人力缺乏的現實環境，或能試著將中文版各次「會議紀錄」的內容分析出一些「詞條」<sup>16</sup>，英文版「紀錄」則嘗試將它「轉成文字檔」，接下來再逐筆將整理好的資料上傳到「虛擬校史館」的「文獻區」的「行政會議紀錄」中，提供「站內搜尋」的檢索，並可以瀏覽已上傳的該次「紀錄」的完整 PDF 檔，這裡的文字或檔案，都可以複製、下載使用。

然而這些早期的文件，歷經四、五十年的存放，原先的保存環境未被刻意地重視，導致紙張的品質，逐漸地脆化或變色；早期是使用打字機建置文件，打字機的字模、油墨及打字用紙等等的因素，都會使掃描的影像效果不甚理想，尤其是轉化成文字檔後，一定需要逐字的校對修正，才能正確地提

---

<sup>15</sup>本校的「虛擬校史館」，是由中文系校友林宜鈴義務免費編寫的，由筆者負責資料庫的更新、維護。關於建置的相關資料，請參考林宜鈴〈編製東海大學圖書館的「館訊資料庫」、「線裝書資料」及「虛擬校史館」經驗談〉，《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22 期，頁 70~75；謝篤興〈東海大學「虛擬校史館」建置記實〉，《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22 期，頁 62~69。

<sup>16</sup> 如「61 年 7 月 10 日行政會議紀錄」，除了將出席的師長全名及職稱完整列出：「出席：謝明山校長、唐守謙教務長、張鏡予訓導長、馮之敦總務長、杜蘅之院長、陳賢芳院長、高禎瑾院長、歐保羅博士、周其深總教官」，「主席：謝明山，紀錄：張政柄」，「報告事項」則列出詞條：「1.擬興建教室大樓，2.召開環境問題討論會」，「通過事項」則列出：「1.成立建築委員會，2.教室大樓建築位置，3.教員超支鐘點費辦法，4.六十一學年大二國文及大二英文開課，5.商務印書館翻印圖書館藏東方雜誌，6.本校教職員開戶存薪辦法：彰化商業銀行」。即是藉由「虛擬校史館」在規劃之初，與義務編寫者林宜鈴校友溝通，希望能利用「搜尋」的功能，可以檢索資料庫中的資料，才能提供使用者更完整的訊息。

供讀者使用，因此相當地耗費人力與時間的。

再者，經不斷地思考，採取「詞條」分析的辦法，是否是最好的呢？在進行分析「詞條」時，感受到不僅要人力，分析者更需具備相關的知識、訓練(如資料的比對)，或學科背景，才能抓取出比較符合這些「紀錄」的原意；否則，分析者「各取所需」，使用者「各有所愛」的差異，將會造成檢索時的不便，或未能找到資料的狀況。這也就是圖書館界對書目的編目鍵檔，一直希望有「權威檔」的建置，主要是希不因使用的歧義而無法順利的獲取資料。

因此，目前是採取「土法煉鋼」的方式--先將掃描的 JPG 影像藉由軟體轉化為文字(或先轉成 PDF 檔再轉成文字)，接者逐一的校對。校對後再將各次會議紀錄的「全文」、完整的 PDF 檔及該次「紀錄」的首頁，分別上傳到「虛擬校史館」的「文獻區」，提供「全文檢索」，或點選該次「紀錄」的詞條，再瀏覽(或下載、列印)PDF 的全文。

## 五、結語

今(2014)年 3 月 28 日，曾參加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東海大學中區中文寫作中心及東海大學歷史系聯合主辦，在 C 大樓(創藝學院)的「角落習齋 C116」舉行的「典範的建構--東海校史暨人物傳記書寫」工作坊活動。主講人南台科技大學陳能治教授在〈歐柏林山西--從山西銘賢學校到東海銘賢堂(1900-1997)〉講題結束的討論中，提出東海有眾多的外籍教師(如美國「大學差會」在台灣從事事工者)，皆因譯音的不同，造成資料蒐集上的困難，若能編製「東海外籍教師人名譯音對照表」之類的資料表，當更有助於研究東海的學者。

這種「對照表」的觀念，也是圖書館界建立「權威檔」的思考用意。而校史文獻(尤其是「會議紀錄」)的保存與整理，建立在提供使用者的便利性角度來考量，提醒了筆者在進行校史文獻(如「會議紀錄」)數位化時，不論是以「詞條」或「全文」檢索的建置上，必需正視這個問題，因為更迅速、正確地檢索到使用者所需的資料，才是數位化的重要目的與價值。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與其高調的談論規劃如何地進行，不如實務地進行資料的整理，再從整理過程所發現的各種狀況加以歸納，找出可行的辦法或加以改進，所謂從工作中學習，從學習中求得進步，是近年來參預館藏校史文獻清查與整理的心得，也是對於「會議紀錄」的整理與數位化的思考。

如果能獲得大筆經費的挹注，則可委由電腦軟體廠商協助開發更適用的資料庫，建置精緻優質的網頁，一目了然的操作畫面，搜索能力更強的功能，配合獨立的伺服器運作，或能更趨進於完美。